

當好排頭兵和先行者 上海依然是一張王牌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屠海鳴

這些天，中央電視台和上海東方電視台等都在熱播《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電視劇吸引了大江南北許多觀眾。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上海曾寄予厚望。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曾動情地說：「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上海沒有辜負鄧小平的期望，自浦東開放開始，在中國的大棋局中，上海從「後衛」變「前鋒」，創造了發展奇跡。如今，中國面臨着又一次歷史轉折，上海還是王牌嗎？答案是肯定的。上海不僅依然是一張王牌，還是觀察中國經濟走向的「風向標」，欲知中國走向何方？必先觀察上海走向何方。

「排頭兵」與「先行者」

今天的上海在全國的大棋局中扮演什麼角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3月和5月兩次對上海的發展提出了重要的要求：「希望上海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和科學發展先行者」。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窗口，上海的發展有着標誌性、引領性的意義。而上海正是按照習近平主席的囑託和厚望，堅持以改革為動力，突破瓶頸，推動發展。

「排頭兵」意味着為改革開放探路。上海自貿區就充當了探路者的角色。中央出題，上海操盤，經濟領域的許多改革舉措將在這裡先行先試。一旦成功，再向其他地方複製、推廣。這是中央的基本思路。

從現在公佈的資訊看，經濟改革的許多敏感問題將在此破局。比如，投資管理體制變革。以往對外資實行「逐案審批制」，現在實行「負面清單」和備案制管理。也就是說，以往管的是哪些項目能進入，現在管的是哪些不能進入，凡是沒列入「負面清單」的都

可進入，備案即可。上海正是聚焦國家戰略，切實把制度創新作為核心任務，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走在全國深化改革的前列。

「先行者」意味着為科學發展示範。鄧小平曾說：「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如今，在中國內地的城市中，上海在這方面的優勢仍然是最突出的，習近平主席還希望上海在推進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面走在全國前頭、走到世界前列，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這意味着上海瞄準世界科技前沿領域和頂尖水平，創造上海經驗，推而廣之，完成中國經濟的完美轉身。

「領頭羊」與「交匯點」

許多人描述中國經濟版圖時，把東南沿海比喻為一張弓，把長江比喻為一支待射的利箭。當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第二季，當那張弓已經有足夠支撐力時，這支箭終於要發力了，而上海就處在箭頭的位置。這支箭的名字叫「長江經濟帶」。這條經濟帶將長

三角、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經濟區三個板塊的產業和基礎設施連接起來、要素流動起來、市場統一起來。從沿海起步先行、溯內河向縱深腹地梯度發展，是世界經濟史上一個重要規律。二十世紀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發展，推動了美國的強勢崛起，而萊茵河流域的發展，促進了法國、德國和荷蘭的長期繁榮。

綜觀中國改革開放35年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上世紀八十年代「多點突破」（確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九十年代後期至今「多板塊支撐」（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現在開始進入第三個階段，實施「多帶擴張」的戰略，而長江經濟帶是其中的大手筆。過去，上海是長三角的「領頭羊」，現在正在轉變為長江經濟帶的「領頭羊」。

中國發展的列車不僅僅局限於國內，還延伸向中亞—歐洲，延伸向東南亞—中東地區，這就是「一帶一路」戰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起點是長安（今西安），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是福建泉州。今天，如果我們沿着鐵路線將古代絲綢之路向東延伸，沿着海運航線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向北延伸，交匯點恰好在上海。

這不是巧合，而是有事實支撐。上海洋山港的吞吐量去年超過1400萬標箱，連續4年居世界第一。隨着海港、陸港、空港的聯動，隨着上海自貿區各項試驗的推進及通關程序的簡化，上海「一帶一路」交匯點的地位和作用會更加明顯。

從「擔當意識」與「全局觀念」上說「上海依然是一張王牌」，不僅僅看上海的發展速度和質量、上海優越的地理位置，更要看上海的視野與胸懷。

前不久，在上海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講了這樣一段話：「要始終立足國家戰略，更好地發揮經濟中心城市的服務帶動作用。看上海的本事，不在於經濟增速、總量規模，而在於上海對全國的貢獻、服務、輻射和帶動。必須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國看上海，多算國家賬、戰略賬、長遠賬，充分發揮特大型經濟中心城市對周邊省市和國家發展的貢獻力。」

把國家戰略放在第一位，這是上海領導層的共識。這說明，上海領導層已經超越了「地方思維」，他們有「擔當意識」與「全局觀念」。這也許是上海這張王牌應有的胸懷和底氣。

輻射效應與海外意義

香港近年視上海為最大競爭對手，上海的重大改革發展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重視。香港輿論認為，上海自貿區並非中央給上海一項政策那麼簡單，而是一場改變10多億中國人命運、改變世界經濟版圖以至國際格局的經濟改革，香港要善於利用既有優勢，保持國際化定位，尋求與自貿區合作，參與其間，創造雙贏局面。最近，滬港股市互聯互通即將開通的消息，帶動滬港股市齊齊攀升。這趟雙向直通車既利港股交投及滬股引入新資金，亦能吸納國際經驗助益股改。「滬港通」正好反映兩地實有極大合作空間。由此也可以看到上海王牌的輻射效應和海外意義。

從「可參照」到「按照」的發展

解惑篇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特區可以在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並說明「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卻有所不同，調整為「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反對派扭曲「後法優於前法」原則

前一個規定只說了「提名委員會」，後一個規定明確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前一個規定說了「可參照」，後一個規定明確了「按照」。為何兩者的規定有區別呢？對此，香港社會不是很清楚，香港反對派乘機散播中央不按法律辦事、不講道理的謠言，甚至攻擊中央「指鹿為馬」。

這是用錯了成語，《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世時，丞相趙高要篡位，但又怕其他大臣不服，就故意將鹿說成是馬，測試有沒有人敢反駁。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後的兩個決定，與鹿、馬沒有關係。套用香港普通法的術語，是「後法優於前法」，前一個決定說得不很明確，香港社會有不同的解讀，產生不少爭議，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再作一個決定，用後一個決定加以明確，平息爭議，有利於政改的推進和發展。照此看來，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指鹿為馬，而是香港的反對派想學篡位的趙高，為了鼓動人們反對後法，把正常的「後法優於前法」，說成是指鹿為馬了。

2007年的決定對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產生辦法的要求是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但多少年了，香港的政界人士沒有認真學習和理解。到去年政改啟動前後，香港反對派人士還以為，「可參照」是「可以不參照」。政改啟動後，香港的反對派還費盡心機扭曲該決定，另立爐灶，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所謂方案。如果不是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就不會有普選，香港反對派卻不要基本法，試圖摧毀「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的基本法，這是可能的嗎？到底誰不講道理，到底誰在違反香港基本法？

斧正孽障 希望反對派反省

反對派除了另立爐灶外，還要舊瓶裝新酒，試圖把香港基本法第45條的「廣泛代表性」說成是「擴大選民基礎」，實際上是要求以普選方式選舉提名委員會，在香港搞世界上沒有先例的提名機構和特區首長的「雙重」普選。這是以民主的名義，使提名劣質化。到底誰不按香港基本法辦事，誰要曲解香港基本法？照此下去，香港將會愈來愈偏離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

香港反對派為了實現上述另立爐灶、舊瓶裝新酒的目標，還要以「佔領中環」，癱瘓香港的心臟地帶，使香港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無法運作，脅迫中央就範，在香港特區面臨心肌梗塞和腦溢血的雙重威脅下，在「一國兩制」的危難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前一個決定加以明確，斧正了七年來香港反對派製造的種種孽障。這也是「可參照」變成「按照」的根本原因，希望反對派有所反省。

然而，從目前香港反對派的動向看來，他們不但沒有反省，反而要杯葛特區政府即將開展的第二輪政改諮詢，號召罷課，再伺機「佔中」，甘當世界反華反共、反「一國兩制」勢力的馬前卒。回歸以來，香港市民目睹了、見證了「泛民主派」淪落成為反對派的過程，現在他們有可能從反對派淪落成為反民主派乃至反動派了。這樣下去是沒有出路的，是到了要改邪歸正的時候了。

香港地千奇百怪，某些教授們整副心思，不是用於作育英才，而是想着怎樣出位，爭取政治金錢；某些學生們的心思，不是想辦法做好學問，報答父母養育之恩，而是縱情於政治活動，擾亂社會安寧。相對於「佔中三丑」所謂「削髮明志」，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人近日通街派發傳單鼓吹中學生於9月26日罷課，後者顯得更見荒謬、反智。

正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佔中三丑」公然削髮，亦頂多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們落髮，大多數香港人並不會有樣學樣，因為我們知道，真正務實的人並不會如此高調的，絕不會「慌死冇人知道」。「佔中三丑」召集全港傳媒去看他們所謂「削髮明志」，明顯是「慌死冇人知道」的做騷行為，有腦的香港人除了不會仿效之餘，還會嗤之以鼻，斥責他們「為老不尊，教壞子孫」。

至於黃之鋒等人公然提倡罷課，則更見荒謬絕倫，正所謂「讀不好書，他日揸兜都有人可憐」。身為學生，好應該在求學時期，把握每個學習時機，打好自己的基礎，期望將來發展一番事業，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如今黃之鋒等卻叫人「有書唔讀」，以自己的寶貴學習時間作為籌碼去威脅政府，以期達致某些政棍的政治目的，他們的行為極端自私，彷彿叫學生用石頭砸自己的腳，相等於「玩自殘」。

醉心於政治活動的黃之鋒，其成績大家有目共睹，本身是荒廢學業的「樣板」，而其行為之怪誕亦甚需家長指引。各位家長們不要掉以輕心，好應該告訴自己的子女去用心學習，要潔身自愛，不要做另一個黃之鋒，把政治當飯吃。不要以自身的利益去威脅這個，威脅那個，只有那些不學無術的人才會做出這些野蠻行為。家長們要叮囑自己的子女，拒絕被「學棍」洗腦，成為他們的政治工具。

黑布遊行暴露「佔中」與「港獨」合流

申不平

「佔中」搞手及反對派在上周日發起所謂「黑布遊行」，以表達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不滿。主辦方原來預計有一萬人參與，但最終參與的只有千多人。然而，在這千多人的隊伍中，卻混雜了大批高舉「龍獅旗」的「港獨」分子；甚至有法輪功人士參與其中，成為遊行的一股重要力量。「港獨」及法輪功分子高調參與「佔中」行動，說明「佔中」在日薄西山的形勢下，不但將青年學生當作「佔中」炮灰，更不惜露出了自身底牌，公然與「港獨」勢力及法輪功合流。事實上，現時擔當「佔中」主力的學聯，其秘書長周永康本身就是「港獨」分子。「佔中」與「港獨」勢力合流，進一步暴露其「顏色革命」的本質，正如有學者指出，反對派的「公民抗命」目的就是推翻政府。社會對此應有所警惕。

周日的「黑布遊行」人數零零落落，但令外界側目的是，在遊行隊伍中有不少「港獨」分子參與其中，他們有的高舉「龍獅旗」高喊「港獨」口號；有的更寫上所謂「今天不站出來 明天站不出」等危言聳聽的標語。在遊行隊伍的周圍，更有不少法輪功人士參與其中，成為了這次「黑布遊行」的一員。

與「港獨」和法輪功合流

過去，民陣等反對派所發動的遊行，都不時見到「港獨」分子、法輪功的身影。但這次「黑布遊行」是「佔中」行動的一環，戴耀廷等人明知有「港獨」勢力參與其中，但卻聽之任之，任由他們將遊行當作宣傳「港獨」的行動，這說明戴耀廷等人是「默許」他們參與。事實上，近期「佔中」聲勢不斷滑落，不但對集結一萬名中產專業人士「佔

中」提也不敢再提；而且連十月一日「佔中」有多少人參與，戴耀廷也是心中沒底。為了填補人手，「佔中」近日作出了兩手部署：一是打青年學生主意，利用罷課等手段來煽動學生「佔中」；二是發動「港獨」以及法輪功勢力，吸納他們參與「佔中」。

其實，上周日的「黑布遊行」正是三股勢力的一次演練。「佔中」搭建了平台，讓「港獨」分子和法輪功參與，既可增加「佔中」聲勢，又可为這些組織提供宣傳平台。值得指出的是，當中擔當這些勢力橋樑的，正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他本身就是「港獨」分子，過去利用掌控港大學生會、《學苑》以至學聯之機，大力在社會上宣傳「香港自決」，將香港當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最終以「公投」實現「港獨」。而手段就是以激進違法衝擊不斷挑戰政府底

線，以爭取所謂「自決」的地位。在周永康等「港獨」分子領導下，學聯由一個學生組織變成了反對派打手，變成了「佔中」主力部隊，其目的，就是希望藉「佔中」達到其「終極夢想」。所以「港獨」分子、法輪功才會與「佔中」一拍即合。

「佔中」實為顏色革命

早前「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胞兄、中大大政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袁彌昌曾撰文，以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印製的《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一書，踢爆醞釀反對派「公民抗爭」的真正動機。他指出，吸收學生與年輕人參加民主運動、針對警察並嘗試使其中立化、使用「關鍵性傳播者」，如宗教領袖、反對派政治領袖和教師等，以及把對民眾有不良影響的一切「事實」怪罪於政府等，反對派所為與之實如出一轍，「根據此書『辦煮碗』」的話，要在資訊發達、深層次矛盾浮現的香港複製「顏色革命」，並非不可能。」明確點出了「佔中」的核心，就是通過政治衝擊手段達致推翻政府、改朝換代的目的。

現在「佔中」到了關鍵時刻，更乾脆連表面的「遮醜布」都不要，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公然與「港獨」勢力以及法輪功合流，以求盡地一僥。如果他們成功，帶給香港的只會是無盡的災亂，重蹈伊拉克、烏克蘭、埃及的覆轍。各界應深刻認識「佔中」的危害性。

反對派別扼殺普選細節討論空間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早前提及本港特首普選與國家安全的關係密切，而人大常委會於8月31日就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出的決定，充分體現了推進本港普選進程之餘，更顧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思維。筆者認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本港持續了十多年的普選模式爭拗畫上句號，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反對派理應把握寶貴機會，通過有關方案，莫再蹉跎香港政制發展的歲月。

反對派莫再蹉跎歲月

人大常委會今次作出的決定共有三項重點，包括：(1)提名委員會人數維持在1,200人，其構成及委員產生辦法按照選舉委員會規定而進行；(2)行政長官候選人人數上限為2至3名；(3)每名參選人需獲得提委會全體委員半数以上支持才能正式出閣成為候選人，再交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

反對派批評上述框架是中央對港普選「落閘」，大家已沒有商量餘地；但筆者認為事實並非如此。縱觀人大決定，為特首普選框架定下大原則，當中仍有細節地方可供本地立法時討論，例如如何擴大選民基礎、民主成分等等，因此反對派不應太快否定方案，否則對普選「落閘」的不是中央，而是反對派自己。

就特首普選而言，現時我們在五步曲中已經完成了第二步曲。在人大就方案定下必要框架後，事實上仍有修改空間可供港人「有商有量」。首先，就「入閘」參選的門檻而言，現時規定最少要取得八分之一的選委會委員提名；但到了普選後，由於要求有過半数提委會委員提名才可「出閘」，因此推薦「入閘」的提委人數不妨可以研究減少，令更多有志參選的人士有機會參與。

其次，人大決定只要求提委會按照現時選委會的四大界別而組成，但對於四大界別中的功能組別數目、各組別選出的委員數目和選民基礎等都沒有定案，港人可以進行討論，例如是否增加一些呼聲較高的功能界別如婦女界、青年界、地產代理界等。而各組別的選民基礎是否可以放寬，以吸納更多市民在其所屬界別中有權投票等，都是可供大家集思廣益的研究空間。

在參選人數多寡的問題上，亦可能出現不同情況，需要經由本地立法去確認如何處理。例如若有多於3名參選人獲得過半数提委支持的話，是否需要舉行次輪投票，還是由前三位得票最高者勝出？此外，在只有一名參選人「入閘」的情況下，提委會應該如何處理，是否需要再進行推薦程序，直至有其他競爭者出現？

「有票，梗係要！」

而在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的環節上，若有三名候選人競逐特首寶座，那麼當選者需要取得過半数選票支持才能當選，還是採用得票簡單多數便成？如果需要取得過半数選票才算有效當選，那麼應該採用何種投票形式：是剔走得票最少的第三位候選人，再舉行第二輪投票以分勝負？還是採用「排序複選制」，在投票時要求選民按個人喜愛對各候選人排次序，若沒有候選人在首輪點票中取得過半数，得票最少的候選人被淘汰，其得票將按第二選擇重新分配給其他候選人，再舉行另一輪點票，直至有人得票過半為止。還有，白票、廢票又該如何處理呢……凡此種種，都留有大量的討論空間，可供立法會內各黨派、各界團體和港人繼續表達意見。因此，反對派實不宜過早妄下定論，以為人大作了決定，普選就「無得變」。

「有票，梗係要！」期望反對派不要辜負港人等了幾十年才有的普選期望，繼續踴躍參加政改第二階段的諮詢工作，為落實普選的細節建言獻策，在擁護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基礎上，一同為香港譜出普選凱歌！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削髮做騷 罷課反智

美恩